

寻 旧梦 揽 流光



周衍权 / 著

说起来都是日常琐碎，其实普通人的生活，都是以感情调理日常琐碎而成，见其大者，写成历史。见其小者，只能是回顾来时路而已。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寻

旧梦

揽

周衍权 /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为寻旧梦、揽流光两大部分,寻旧梦部分为作者故地重游、从而引发对家族历史的考证记录及一些发表在个人博客上的杂谈,揽流光部分集结了作者历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起来都是日常琐碎,其实普通人的生活,都是以调理日常琐碎而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旧梦,揽流光 / 周衍权著. --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70-1889-6

I. ①寻…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0300号

策划编辑:杨庆川 责任编辑:余榭婷 加工编辑:王乃竹 装帧设计:梁 燕

书 名	寻旧梦,揽流光
作 者	周衍权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 网 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mchannel@263.net (万水) sales@waterpub.com.cn 电 话: (010) 68367658 (发行部)、82562819 (万水)
经 售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 电话: (010) 88383994、63202643、68545874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北京万水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开本 16.5印张 356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48.00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我偶尔会应邀或“奉命”写点小文章，有的时过境迁，应该淡忘了，便没留下；有的留下来了，但为数不多，散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2009年因探索家世，开始学写博客，既是自娱也是自励。

大人物老了要想后事，小百姓对后事没有什么好想的，倒经常会有意无意想起前事，尤其是自己还处于“不懂事”时代的那一段往事，因为那是自己经历的历史，既然只是小事，又已成历史，无所求也就不必言不由衷，可以随意一点。不过博客虽然写了几年，却实在没有人气，关注的人不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没有能赚眼球的要素，缺少刺激性的东西，尽管有人提示，这也可用人民币搞定，但那还写什么？何况我的本意也不在赚旁人的眼球，所以都听其自然，得其真实。



寻梦

目
录

寻梦杨家滩·····	002	书有何辜? ·····	079
上善若水·····	012	太平街轶事·····	081
体验“时艰”·····	014	抄袭的最高境界·····	084
关于祖母·····	016	寂寞? 无聊? ·····	085
共墨斋·····	027	穷人的标准是什么·····	086
打心里清凉一回吧·····	031	《阿凡达》搞起的沉淀·····	087
藏书和读书·····	033	落后知多少·····	088
填表·····	034	似乎有点弱智了·····	089
到江永刨根·····	036	8421·····	091
上甘棠·····	039	还是走好自己的路吧·····	092
求实·····	041	去年人到今年老·····	092
解读族谱·····	043	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 094	
中国人的名字·····	045	模式和创新·····	096
你唱过吗? 七十年前的儿歌·····	047	只怕二十年太久, 要争朝夕·····	097
过年话旧·····	048	福气的质量有多大·····	099
新石头记·····	050	上耶鲁去·····	101
“叫”练·····	052	请对学子宽容一些·····	103
入土文物·····	054	战胜国和战败国·····	105
入土其实并不能安·····	055	半个文盲·····	106
瓦器·····	057	吃酸葡萄记·····	107
小年夜话·····	058	王贝的悲剧与标准美女·····	108
一缕轻烟·····	062	二流	
昨天, 今天, 明天·····	063	——场外看亚运之一 ·····	109
苏联大片·····	065	赛场看什么?	
门道和热闹·····	067	——场外看亚运之二 ·····	110
当坊土地·····	068	二流中的二流·····	111
还说土地爷·····	070	往事能否如烟? 人生能有几回搏!	
道歉和道谢·····	071	——容国团 ·····	113
机遇·····	073	要记住第一个·····	114
父亲的日记·····	074	腊梅早发·····	115
从富雅巷到终点站·····	077	步步生金和石敢当·····	116



浏览 流光

只好抬着驴子走了·····	118
漫话教师节·····	119
美国观·····	122
四哥·····	125
关于记忆·····	127
胡说·····	127
英雄本色 名士风流·····	129
何必以死活话读书·····	130
解读斯诺登·····	131
一本同龄书《西医文化史》·····	132

他是一头牛	
——忆生理学家周衍椒·····	136
美国的蟑螂·····	139
忆苦思甜在美国·····	141
把脑袋还给我的 CNN·····	143
盗泉之水可饮乎·····	146
美国的州及州界·····	150
一本美国“畅销书”·····	152
美国的广告·····	155
超级不在招牌上·····	157
漫话美国总统·····	162
肤色与“美利坚”民族·····	185
话说“涂抹文学”·····	188
巴士上的美国·····	192
休斯顿的“中国城”·····	196
在美国吃鸡腿·····	199
罗斯福与“四大自由”·····	203
请代理人选总统·····	206
且看裙子底下的高论	
——也来纪念中日邦交二十五周年·····	209
休斯顿散记·····	213
摔一跤长个见识·····	218
读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	222
杞人何事忧克隆·····	226
知识和分子·····	233
吃和“吃相”·····	237
老乡见老乡·····	242
本家小姐·····	246
从笔说换笔·····	251
我和朱正·····	256
后记·····	257
作者简介·····	258

尋
回
夢

寻梦杨家滩

幼时和所有小孩儿一样，无忧无虑的。到该上小一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长沙先“自焚”，小人只好跟着大人去逃难。因此有点记忆的人生，于我便是从湘乡的杨家滩（那地方现划归涟源）开始的，而不是长沙的上黎家坡。

毕竟很少有人能记得自己六岁以前的生活。对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生活的空间好像很小，到处是墙和门，数不清的令行禁止。一到乡下，满眼绿水青山、稻田菜圃。广阔天地，大有玩头，又没有学校可进，不几天便成了满口乡音的野孩子，虽然后来跳级进了初中，童年也随“八年抗战”而消失。

到自己也有儿孙时，就常梦想再回杨家滩，回味一下自己是怎么长大的。退休前是奢望，现在却因侄儿从涟钢退休而有了可能，他还找了个熟悉那地方的同事当向导，叫上两个弟弟，开起“斯巴鲁”，上午去下午回，帮我找到一车的回忆。原以为不可能的梦想终于实现，这完全得归功于他们几位。这事儿看上去不难，可当年逃离长沙时，可是坐着小木船，逆水行舟，三百多公里水路走了好多天呢。

眼前的和记忆中的杨家滩

杨家滩原属湘乡县，而湘乡是个出大人物的地方，所以社会发展有相当基础。杨家滩虽只是个乡镇，却因地处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繁荣，经济发展得很不错。童年时印象深刻的有：适于小河道营运的木船运输业，那种木船十米左右长，两米多宽，纯人力操纵，在小水道通行十分灵活；农产品加工如榨油坊，那巨大的木榨、几百斤的大木槌、工人劳作时的号子声和沉闷的落槌声，都让我震撼难忘。



杨家滩仅存的一段老街

宣统（制）业

供登。其本路“对

不巧由案呈呈

出由案呈呈

宣统，宣统

已呈可也，即下世

往来出案呈呈

市中案呈呈

宣统，宣统

宣统，宣统

宣统，宣统

宣统，宣统

宣统，宣统

曾经繁荣的见证（庆湘裕号本票）



尽管那时印象中，就那么两条街，但后来听人说，各行各业甚至娱乐业（嫖赌）都有，我还收集到一张由“庆湘裕号”发行的“铜元五十枚”的本票。这用来代替笨重的铜元或找零，发行时间竟是民国七年，虽然后来庄号已不存在，但说明一九一八年这个小地方就有了金融业。

这次重游旧地，导游李工说，还有一条老街在。拐到后面去看，虽是破败难看，基督教堂居然还在，但门窗紧闭，可能时逢午后上帝也下班了吧，也可能与时俱进搬了新房。当年西医不曾普及，但那里却有个从湘雅医院出来的药师执业，曾救我一命。

现在的新市街，三层的大酒店、超市和汽车修理店都多，还有个医院；原来连小学都没有，现在可是有了个涟源三中。还有一帮子用机动三轮车改装的红色甲壳虫在担任着出租车角色，显然是它们取代了轿子甚至木船，加上跑来跑去的各种汽车，生活的节奏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行政上从湘乡划归涟源，靠近涟钢，托庇重工业也促成了眼前的这个我已不再认识的杨家滩。

逃难到杨家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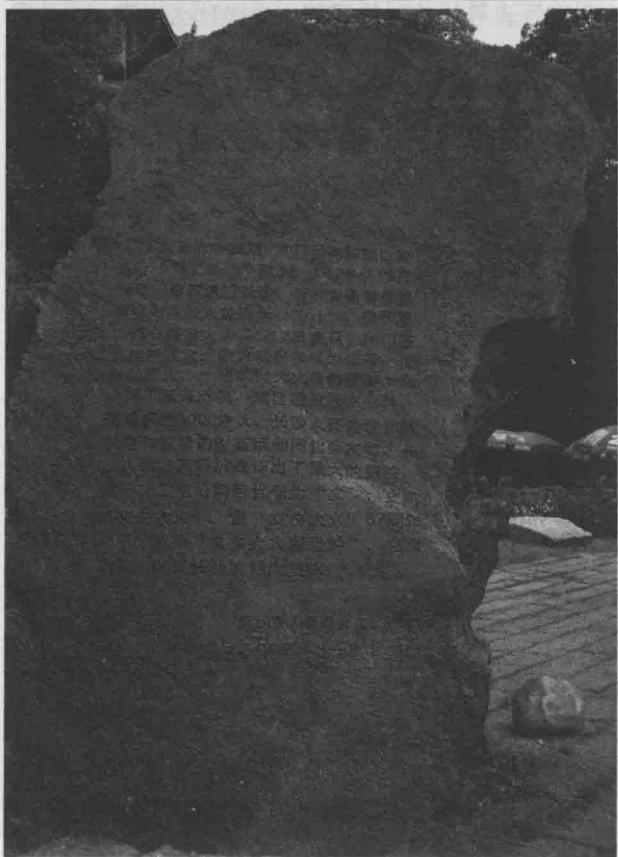
所谓的逃难，就当时来说，是从长沙疏散出去。真正的“长沙会战”爆发已是一九三九年了，日本侵略者从华北南下的速度因遭到越来越大的抵抗而慢了下来，不过他们总是以轰炸开路，对老百姓造成的压力和伤害极大。武汉失守后，日本军队很快进入湖南，占领岳阳，矛头直指长沙，因后继无力又缩回去，据说是胶着于新墙河一带。

长沙“自焚”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日寇离长沙城还有一百多公里，地方当局自相惊扰，在“焦土抗战”口号下，先放火烧城。幸好当时已疏散大部分人口，约三十万人口的长沙，只留下三成。不过也有报道大火烧了几天，因此死了约三千市民，留下一片焦土，现铸一大钟并刻碑以警世人。

疏散人口的主体自然是机关、学校及员工多的单位。父亲任教的私立文艺中学就是先期疏散离长沙的。



纪念长沙大火的“警示钟”



“焦土抗战”纪念碑

昔时庭院已凋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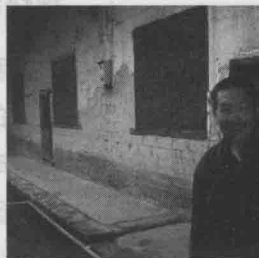
唐朝李白留下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叹息。因为我们每人确实都在这“浮生”中不断追寻着自己的梦想，也不断从现实中警醒。一位少年时的朋友在文章中写道：“芸芸众生都在圆自己革命人生的梦。”他少年立志革命，现在是老干部，我自己少年时何曾想到要立志干革命？病残之后更是只希望能自己养活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实在算不得梦想。现在还去寻找儿时的旧梦，也没什么出息，也许是对逝去的时光还有点不舍，所以它们还牢牢地留在记忆里，七十年前那种仿佛田园牧歌似的童年生活，确实单纯得耐人回味，但当时年幼，只能体会其中艰辛，现重访旧地，也一点没有儿时的感觉可寻了。正如醒来之后，几乎所有的梦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一样，即使是梦也会随岁月流逝而辨不清模样。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刘师善堂是一幢很不错的庄院。随着年龄增大，自己会去留心各种事物了，对这个庄院的某些印象也更深刻。就只是人老了再看儿时的环境，更感到一切都萎缩破败了。

据说刘家祖先曾是二品候补道，之所以有点亲戚关系，是因我祖母娘家有个妹妹嫁到刘家，这是三代以上的关系，估计也是前清光绪年间的事了。旧时代的官或商，有了钱就买田当地主，希望子孙都可靠地租不劳而获，平平安安过下去；也会在自己的地盘上，选一块风水宝地建个大庄院，胜得过现在的别墅。其建筑形式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刘家是做官的，就有个二道门，在进大门几步处再做个同样大的木架门，有点像现时的玄关，但平日进出，只从这门的两边绕行，只有贵客光临才“大开中门”迎送。

刘师善堂是三进大庄院，虽是砖木结构，但重瓦厚墙，走道、台

阶都是麻石板条，虽不算雕梁画栋，但正厅的拼花格扇也很讲究，山墙上的镂空花砖、门前的大坪、半月形大水塘、官道、石阶码头直到河中……都显出主人的“讲排场”和“图长远”。三进大院也是为儿孙众多设计，但时至今日刘家后人似没有一个成功人士。这次重访，虽还有一个同辈略小的儿时玩伴在，却始终没上过学校，因到他父辈，田产就变卖成鸦片抽光了。不过这庄院尽管残破，却还在。上游不远的另一栋也姓刘的大庄院——刘佩兰堂，则可能是因改建涟源三中而完全无迹可寻。虽然向导指一小段约二米长的旧墙说是仅存的子遗，但也和我六十五年前上学时的记忆连接不起来了。



曾经住过八年的房子还在

我望着儿时住过的房间，不想去打扰现在的住户，里面几个门通到那里，我仍记得很清楚。看天井，原来整齐的大花坛和茶花树已清除干净，一条水管横过天井，石灰剥落的土坯墙上的电表、许多屋顶上装的朝天锅（电视天线），都显示过去的已然残破，现代的生活照样会来，原来的空屋能住人的都已分给旁人，不适合住人的仍旧空着。而庄院前后的空地，现在都建满各式房屋，红色火砖房与原来土坯配青砖，表明时代差别，并不相混。庄院外原来满眼的良田，现今也为房屋取代。算一算七十年前，中国大约四亿人，现在是十四亿，得要多少房才够？

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社会的一条铁的规律，旧社会那些不能过三代的家庭，主要是教育缺失。家庭教育上，父辈是坏样儿，也谈不上学校教育，如那时的杨家滩就没有学校，但重视教育的家长还是会努力送子女去较大城市读书的。

做快活的小难民

我去做难民时，是正要入学的时候，还有张在家照的、站得规规矩矩的老照片，可能是一个长辈用相机照的。那时还没发明闪光灯，所以时代感特强。

因为年纪小，没有事要我操心，除了在父兄的指导下自修小学课程（因为那里没有小学），便是和所有小孩一样，到处鼓捣以长见识，听大人胡聊以长见闻。

那时在杨家滩做难民的是个庞大的群体，光是父亲任教的私立文艺中学，就有七八百人，教学活动和学生都在佩兰堂，校长和教师住师善堂。我是五年之后才混进文艺中学读初一的，那时一点都不懂得人和事的复杂，在这个群体中我基本上是最小的。班上不少同学已为人父，周围的人和我平辈的只有几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大人都是长辈，最老的是大我四辈的老外婆，是祖母娘家的继母，她甚至还带了个管家。我们都尊称老管家为“张舅爷”，胖胖的，说话底气十足，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在足不出户的女主人和我们这些小辈面前，差不多是绝对权威。大人们说笑，讲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我问过花坛种的是什么，他指着苏铁说这是铁树，还说铁树是不开花的，所以人家常拿“铁树开花，搗槌结瓜”来赌咒，以证明不可能。不过后来我却发现这雌雄异株的苏铁，开花是寻常事，还见过它结果。不过在当时，这东西城里也不多见。我房间的窗外有株茶花，已长到屋檐高，开白花只有茶杯大小，一点也不打眼，年年繁花满树，但细看就发现每个花瓣的正中都有一条鲜红细线，所有花瓣都有，已是定型品种，张舅爷说这叫作“抓破美人脸”，比较名贵，我一直也留心，倒还真的七十年没再遇到过。当然，我见闻也有限。记得还有



六岁逃出长沙时的作者

六岁逃出长沙时的作者

破坏中的老宅可窥见
曾经的华丽



罗汉松，后来才知是珍贵树种，当时只觉好看，好多年后在船山学社，见有一株很单薄的罗汉松，枝条搞得七零八落，说是被游客偷折的，因可插条嫁接，又是做盆景的好材料，有人见了手痒。长沙桔子洲公园以七位数高价，移植几株百年罗汉松，还要承受三分之一死亡的代价，因大树移植要上去树冠，下去老根，还要截肢减少蒸发，即使成活，也要多年才能再成型，实在何苦？所以说“人挪活，树挪死”就是这道理。再去杨家滩时就在想，那几株花木到“土改”时已一文不值，或可侥幸活下来吧？甚至还希望，如果还在，倒可讨几根枝条来嫁接，结果是天井空有土堆，花坛无一存留，估计是取石材作别用所致，就那时代说，移植别处可能性很小，塞进灶膛的机会居多。焚琴煮鹤，惜哉！

大约十几年后，我偶然在长沙一条小街口看到一个眼熟的老人正在摆摊修鞋，他认不出我，我却高兴他能脚踏实地度完余生，也猜想他那两个游手好闲的儿子后来也不会比他强，做二地主的结果，倒真和小说里写的差不多呢。

开始去做难民时，我因年幼而不需承担父母的忧患，却能在增长见识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如帮父亲晒他的古书，帮母亲喂鸡，以及后来还得自己种菜，加上进了初中后，功课相当吃力，生活日趋严峻，我这小难民也就渐渐快乐不起来了。

河虽小，一样的不舍昼夜

我们都已习惯用河的湍流来形容历史的绵延不绝，也用似水流年来形容时光不再，都是因为那位孔老先生，曾站在河边说了一句不无感慨的大实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后人也确实很容易理解这句话。

杨家滩的那条小河，地图上在它的上游标名孙水，经水府庙、湘乡、湘潭可到长沙，我在河边住了八年，还差点淹死在那条河里，也没问

过它的名字，这次重去也没想到去求证名称，只要它还在那里，就会不舍昼夜地流下去。在此之前，我也算住在湘江边的城市，因为太小不自由，没见过江河是什么样子。眼前这条小河约莫十来米宽，南深北浅，刘家码头修在北岸，走完石级到水里，也不过一米深，下游十几米就是一个卵石浅滩，主航道靠水深些的是南岸。现在看码头不见了，向导说移到上游去了，因时间不多没去看，但根据浅滩位置与河岸地形，我依然记得哪段水深，哪里水浅，何处有礁石，哪里是深潭。

大约是第二年看见别人都下河洗澡，我们兄弟才去，那些会游水的都往深水区跳，我们都在浅水区学游，他们也不准我单独行动。不过看着清澈见底的卵石上有鱼儿游来游去，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努力亦步亦趋地学游泳，渐渐地胆子就大起来，有点不知深浅了。有次走近了主航道，以为靠近浅滩水不会深，哪知因做航道一侧挖深了，而且水流急得多，把我一带，水就过了口鼻，那时还不会游，感到要没顶了，只好向三哥招手。他们吓坏了，赶紧游来把我拉出航道，因有此一遭，胆小了许多。游泳也没学全，蛙泳、侧泳、自由泳、狗爬式都会，只仰泳时鼻子总呛水，一怕就没学会。因遇过险，倒也学了些避险逃生的招数。

那条河除了夏天洗澡学游泳，我还发现它能治病。有一年夏天酷热，室外活动多的都长疖子，当地人叫它“闹疮”，因发病快，老人们说：“闹疮一根绳，起势走脉经，腰上转三转，屁股啄老鹰”。也就是先从四肢开始，向全身扩散，最后连一般不易生疮的屁股也难免。那时什么药也没有，只好任它烂到自身有了抗体自然好。但我发现一到河里，就招来很多两三寸长的小鱼，都来咬那些烂疤，觉得好玩就坐在浅滩上，让流水冲泡，没几次全身脓疮全给鱼儿吃干净了，长出了新肉，也没留下痕迹，这是大医院都不知的高招，也是只有那种小河才能有的奇迹，起作用的是清亮的流水，不怕人的两三寸长小鱼儿。别人学不了，尤其现在哪里还有干净河？